



血戰在晉冀魯豫邊區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聲 明

本書所載是一九四四年以前的史實材料以後晉冀魯豫邊區因作戰指揮上之需要，已劃分爲今日沿稱之晉冀魯豫解放區（包括太行·太岳二軍區）及冀魯豫解放區（包括原來的冀魯豫軍區和冀南軍區），并有劇烈的擴展。

編 者 按

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

二

編者按：魯冀晉豫邊區最近因作戰指揮的方便，軍事上已經分爲兩個單位，即晉冀豫（包括太行太岳）與冀魯豫（包括原來的冀魯豫和冀南）。

初建奇功

雖然有了平型關的勝利，忻口仍然吃緊，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彭德懷同志又把一二九師的一部份派遣到戰雲密佈的雁門關一帶；二十四歲的陳錫聯同志帶領了七六九團的健兒，他進到靠近代縣的滹沱河東岸，側擊敵人的補給線。

滹沱河的戰爭很緊張，敵人的飛機從朝到晚的轟炸，來勢兇猛非常，使正面作戰的隊伍頭痛；陳錫聯同志決定配合友軍作戰，首先要搞掉敵人的飛機場，從飛機颯然而來的情況，他判斷機場似乎在附近，果然在第二天便偵察出陽明堡機場的所在了。夜攻陽明堡焚燒飛機場這名振中外的戰鬪，便安排在十二月十九號的夜晚。

當朦朧月亮躲到一團黑雲中去時，三營的趙宗德營長同他一個連的戰士，便悄悄偷過了哨崗，而到了飛機場裏了。沒有見過飛機的戰士們，驟然站在這些鋼製的大鳥前邊，抑制住狂喜，而用指頭敲着那鋼鐵的機身，試探着而且盤算着如何奪取這些鐵鳥。他們急步向前，企圖先消滅盤據陽明堡的香月師團部隊；然而被敵人發覺了，他們佔據飛機場，敵人向飛機場開了槍，在夢中的飛機師也被驚醒，慌忙的在機身上也放開機槍，於是這一連的戰士都隱蔽在機身底下扔着手榴彈。飛機燃燒起來了，一架，兩架……二十四架，所有飛機全着了火，子彈的聲音在火光中更密集而響亮，接着探照燈劃過

了黑夜的空間，從這方向到那方向，四野搜索。站在滹沱河東岸指揮的陳錫聯同志，看着他凱旋而回的部下，他歡迎着他們，充滿着勝利的愉快；然而他却又沉默了，跟他日期很久的忠實而勇敢的趙崇德營長與十幾個戰士，都光榮的犧牲了。他在出發前就抱着必死的決心，留下了他的文件和他僅有的三元錢。他們犧牲的代價是穩定了太原以北的戰場，激勵起更高的士氣。

沿路老百姓排着酒席歡迎我們陳錫聯同志，他們呼喊着他的名字，流着淚把兒子把丈夫交給了他。

發軔在太行山上

當忻口敵人遭我中央軍與八路軍的前後夾擊攻勢受挫時，石家莊敵人即沿正太路進攻娘子關，直趨太原，國軍告急，一二九師奉命馳援，劉伯承師長則由北同蒲路轉赴正太路指揮，經過太原只領到幾張不完全的地形圖，交涉在昔陽山安置傷兵也無效果。

先是三八六旅的某團於十月二十四日到達娘子關東南之七互村，依托蔣，閻戰爭時的舊工事，但特別仔細的劉師長剛由太原趕到馬山村時，得此報告便說不行，工事並不保險；而敵人果然夜襲來了，劉師長即佈置隊伍，並親身星夜趕赴七互村去指揮，因收容失聯絡的少數隊伍，陷入重圍，距敵人只五十米遠了，他仍然沉靜指揮着少數隊伍，箝制敵人，並堅持預定計劃，要陳賡旅長率主力迂迴打擊這一敵人的側背；結果於二十六日敵人二十師團輜重部隊被打得落花流水，奪獲驛馬三百餘匹，炮彈無數，中國製的山西省以及華北軍用地圖也都在此「領到」了！後來朱總司令贈送蔣委員長的一匹高大紅馬，也就是在此時得來的。

這時守娘子關奮關的第三軍會萬鐘部隊一千餘人，正被敵人包圍着，也在七互村勝仗之下解救出來。

Fossil
Joc

接着十一月二日在黃岩底打了一個伏擊戰，敵人在兩岸懸岩之下遭到了機關槍迫擊炮火力的襲擊，傷亡在七百人以上；後來在繳來的敵人的文件中二十師團隨軍記者稱：此為「過天險的黃岩底」。敵入二十師團先頭部隊，在廣陽被一一五師打了以後，他的後續部隊於十一月九，十兩日仍經過廣陽前進，一二九師便在廣陽土封村一帶等候着，痛打了他一頓，使他不能不改變道路，轉向上下龍泉西進。

這三個漂亮的勝仗，都在正太路南平行路上打的，他阻滯了敵人的前進，援助與掩護了正太路同蒲路北段友軍完全撤退到榆社平遙和汾河西岸旺南一帶休整，博得友軍對我們的信任與敬佩，廣大的民衆更對我表示無限的擁護與希望；而太原則已早於十一月八日失守，平漢路上的安陽亦已陷落。

這時，同蒲路也好，正太路也好，平漢路也好，大路小路上全是向西向南滾滾撤退的大軍，他們擁擠在車站，擁擠在城關，擁擠在村鎮，不是找不到士兵的長官，便是找不到長官的士兵，向人民要糧食，要驛馬，要金銀首飾，要銀元鈔票；人民含着問他們前線的情況，他們瞎吹着鬼子的厲害，而且也的確在自己恐嚇着自己，其實有些人是連大炮的聲音也沒有聽到的。總之，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充分表現了當時統治者們的對日恐懼，作戰指導的被動無能，棄地而走，置民不顧，而最後還要擾民，無怪華北人民對之悲憤與失望。

敵入則乘機大肆活動，所到之處姦淫擄掠，無所不爲，並強迫巨商成立偽維持會，收羅土匪散兵，利用地方封建武裝，尤其在河北山東平原，由於一九三五年冬冀察政委會特殊政權的設立，日寇魔手早已伸入，「顧問」不速而來，特務機關林立，浪人橫行，爪牙密佈，故在佔領以後，敵入即迅速建立起十餘萬各種偽武裝偽組織，並使用地痞土匪會門地方保安隊自相殘殺，以便利其統治。在涿鹿的保安隊，便同號稱萬人的汜南王子克等部排開二十里長的戰線，激烈的開火；南宮張衡水的保安隊也和土匪葛貴齋，互爭地方，人民四方逃散，路斷人稀，可謂歷史上的大劫。

一二九師接受黨中央指示，在朱彭總副司令直接指揮下，提出「與華北人民共存亡」，「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等口號，乃以太行山爲依托，開闢抗日基地，同時派兵出東南冀魯豫大平原，繁殖游擊戰爭，由於友軍之放棄守地向南撤退，兼之敵人的瘋狂暴虐，人民悲憤異常，抗日熱情空前高漲，八路軍所到之處即與地方黨結合，得到愛國志士的援助，人民也紛紛揭竿而起，故能在對敵圍爭中迅速開拓晉冀魯豫的廣大的抗日民主根據地。

在晉東南

劉師長駐節遼縣，所率部隊則擺開在正太路與白晉路一帶，晉東南中共地方黨組織，在李菁玉，李雲峯同志領導下，進行艱苦工作；而以平津流亡學生爲骨幹之山西新興進步勢力——機盟會決死隊一，三，縱隊，領導者爲薄一波，戎伍勝，董天知，亦正在堅持不懈，且有第三行政主任公署之設。一二九師及唐天際支隊與地方黨結合，並與山西新進勢力携手合作，親密無間，相互幫助進步，共同維持社會秩序，撫輯流亡，安置傷病兵，發動群眾，創建太行與太岳山區抗日陣地，並以之作爲向東發展游擊戰爭之依托。

敵人既取太原，亦圖稍事休整，一二九師在保衛太原戰圍中，炸壞了正太路，此時復向該路繼續破襲，同時摧毀新成立之偽軍僞維持會，以屏障太行山區。駐防太原之敵二十四師團師團長川岸文三頗爲焦急，發出訓令稱：「八路軍刻正『蠢動』，與其被動守備，不如集兵殲滅之，庶可一勞永逸。於是於十二月間向我發動六路圍攻，圍攻之初，敵先以偽軍在壽陽西南之羊角崖誘我深入，而後突由正太路尤其是由兩冀之和順，長治共出動六路，分進合擊，形成馬蹄形之包圍；我陳賡旅在松塔花泉堅決抗擊，當時王近山副團長英勇負傷，曾立調和順以東陳錫聯部隊抄敵側背，敵人在此腹背受擊之下，傷亡甚重，迅即敗退，圍攻即告粉碎。這次戰圍係一二九師單獨粉碎敵人分進合擊之第一次，亦即

開闢根據地之肇始。

三八年二月，蔣委員長計劃反攻太原石家莊，朱彭總副司令負責指揮東路軍（八路軍及友軍李家鈺，李默庵，曾萬鐘，武士敏，朱懷冰諸軍），一二九師則担任切斷正太路，阻止敵人增援，以利友軍攻取太原，乃進擊舊關，設伏於井陘西南之長生口，消滅了石家莊敵人增兵兩個中隊，乘勝攻入井陘，在奪獲敵人的武器中，有鞏縣造的重機關槍，太原造的迫擊砲；不意日寇正在此時突調遣大軍北由太原南下，東由東陽關攻入，取得長治，鉗擊臨汾，除武士敏曾在子洪口，李家鈺部曾在長治予敵堅決抗擊外，一路所向無阻，臨汾於二月末即告陷落；敵並繼續揮軍南下，掃蕩黃河北岸，與漳關，鄭州，對岸相持。至此一二九師奉命放棄對正太路之繼續破擊，回師晉中馳援友軍。

三月間我軍開始活動於邯（鄆）長（治）路，主動打擊敵人，邯長路爲由平漢路通長治之要道，是敵人二零八師團西進的主要補給線，我軍首則襲擊黎城，設伏神頭，消滅由滿城向黎城運動敵人千餘，敵人稱這一仗爲「典型的游擊戰」。接着又在響堂舖打了一個更爲漂亮的伏擊戰，這是徐副師長向前親自指揮的，他將三個團埋伏在邯長公路響堂舖附近，等那由涉縣西進的敵人全部進入伏擊圈後，突然出擊，先以迫擊砲機關槍猛射，緊接着用手榴彈刺刀向汽車猛撲，敵人嚇做一團，槍砲也來不及取出，非打死即被俘，二零八師團的一百八十輛汽車與掩護部隊完全消滅，所有軍用品全被虜獲，山黎城東陽關來援之騎兵四百與由涉縣來援之敵四百，均被我預伏部隊擊潰。

至此敵已相當領略我軍的厲害，並痛感兵少防寬，太行山對他的威脅太大。四月間敵遂出動兵力三萬，由博愛，邯鄆，邢台，石家莊，陽泉，榆社，太谷，沁源，長治分九路向我分進合擊，企圖消滅我軍於遼縣，榆社，武鄉，襄垣地域，摧毀日益成長中之太行抗日根據地，以便節約出一部兵力去助攻開封徐州，這是日寇對我們根據地腹地之首次合擊摧毀，兵行所到，大肆屠殺，焚掠，民間婦女橫遭姦淫，武鄉縣城被毀爲廢墟，人民對敵恨之切骨，到處燃起復仇的火燄。朱彭總副司令指揮八路

軍及決死隊第四師王奇峯部和武士敏等部，與敵周旋於太行山上，以期消滅敵人之一路；一二九師則於四月初在養田給了由涉縣到遼縣之敵以迎頭痛擊，跟即活動於遼，榆，襄，武地域，最後於十六日在武鄉長樂村一戰，獲得大捷，澈底粉碎了敵九路圍攻。

長樂村戰鬪是全國聞名的急擊戰鬪，四月十五日夜，我軍克復武鄉後，敵二十五旅團一一七聯隊（聯隊長柏敏）附騎兵輜重三千餘人，向長樂村竄去，一二九師即以徐深吉部為右縱隊，沿馬漢脚疾進；以葉成煥部及韓先楚部為左縱隊，沿董家腦田莊急進；以七六九團為後續縱隊，沿大道進迫；十六日十時與敵激戰於馬家莊，長樂村地帶，右翼向漳河對岸之敵側擊，左翼向口型村猛撲，截斷其後段一千五百人，七六九團則接左翼由馬村向許家腦之敵攻擊，又將他截成幾段，敵人馬傷亡輜重毀壞都累積在車中。激戰十四小時後，由遼縣來援之敵酋苦米地旅團長，率一零五聯隊（聯隊長工藤），附騎砲工輜重三千餘人，自蟠龍向我左翼反攻，妄想解長樂之圍；於是全線戰鬪更為激烈，左翼部隊與敵爭奪要點，反復衝鋒肉搏七八次，終將敵擊退，敵人傷亡二千二百人以上，損失極大。

這裏我們從奪獲文件知道一件有趣的事，就是苦米地旅團長他在「皇軍」中倒可稱得是一位猛將，善用「拖刀計」的人，在攻長治尤其是會攻臨汾中，曾與敵「朝鮮師團」二十師團「爭勝」，他是先進了臨汾城；他最得意的戰法，就是遍燒房以示引退，旋即回兵猛撲，或撤兵讓守城者退後，於路中伏擊之，以是得了敵大本營賜的勳章；並有他親筆寫給女兒的信，他說：「天皇因我先入臨汾，賜了我一個勳章，我已掛在左胸前，可是我的右肩也高了，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後來在攻陷香港的時候，他的照像還登載在敵人的宣傳品上，可是長樂戰鬪的失利，曾經使他受到處分。

九路圍攻的粉碎，使敵更進一步認識到八路軍的威力，相互告誡：「華北有八路軍是不能安枕的。」在山西的友軍們也大為折服，從此便承認敵後是可以堅持的，紛紛派人來參觀來訪問，晉東南人民的勝利信心更大為堅強，深信八路軍真與華北人民共生死亡，且確能保衛他們的家鄉，保衛他們

的生命財產，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從這一天奠定了堅定的基礎。

在冀魯豫大平原上

石家莊安陽相繼陷落，平原上友軍望風南撤，舊日腐敗的官僚政權土崩瓦解，連國民黨石家莊特務機關負責人侯如墉都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廣大肥沃原野淪落敵手，人民素來無權抗日，現又被棄於日寇鐵蹄之下；一二九師爲結合敵後的人民共同抗戰繁殖羣衆游擊戰爭，在正太路娘子關附近之七互村戰爭勝利時，即開始分遣部隊向平漢路作扇形推進，騎兵團東出贛皇，與河北民軍及游擊隊楊秀峯部會合（楊秀峯司令原係大學教授，曾在平津教育界服務多年，抗戰後投筆從軍，參加保定行營工作，行營退後，他獨堅留敵後，在冀西一帶樹起抗日旗幟）；師隨營學校與七七一團部隊出動邢台磁縣，先後與民軍第十三支隊張錫珩部抗日義勇軍平漢縱隊范子俠部會合；太行山南趙基梅支隊則東南下豫北之輝縣，與民軍四支隊朱程部協力作戰；三八六旅之補充團在韓東山；丁先國率領之下；於神頭村戰鬥勝利後，東南下博愛一帶，在中共地方黨協助下，在道清路展開游擊戰。如此，敵被壓逼於平漢路與道清路上，廣大村鎮均控制我手，既屏衛晉東南，又成爲東下冀魯豫大平原之前奏。

三七年十一月，本師組成一個挺進隊，由孫繼先，胥光翊帶領，橫越平漢路東進，這是由太行山開往冀魯豫大平原的第一支武裝，其任務是偵察路東情況，聯絡中共地方黨與一切抗日組織，發動民衆游擊戰爭。挺進隊一進入冀南，立時受到抗戰後成立之當地八路軍別動大隊長李桂棋同志所遺留下之武裝人員與人民的熱烈歡迎與幫助，進行抗戰活動。

冀魯豫平原原來就有中共地方黨組織，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成立以後，爲反對華北特殊化，反對日寇的侵華陰謀，在中共地方黨領導下，以任縣爲中心，曾爆發十餘縣的抗日武裝起義，並成立華北抗日游擊軍第一師，師長劉仲文，政委李花生，縱橫活動於任縣，鉅鹿，堯山，隆平，南和，邢台，

大名，及以南之濰縣，濰陽，滑縣，內黃亦揭竿響應，進行游擊，如此抗日聲勢引起日寇漢奸之莫大震驚，同時清豐，濮陽，大名一帶的學生運動，也盛極一時，組織了學生救國會，和小學教員救國會等救亡團體；而山東的聊城師範和壽張師範，更是當時抗日活動的大本營；惜乎這些青年學生的救亡運動和農民的抗日游擊戰爭不但未得到當時不抵抗主義的當局的珍惜與扶植，反被以最殘酷的手段所鎮壓和摧殘，然而抗戰既起，國軍南撤，地方舊政權聞風而逃，日寇到處燒殺無忌；當年未被屠殺的若干同志，又復領導羣衆抗戰，在冀南以李任德同志爲首，成立八路軍別動大隊（李任德同志後爲國民黨南宮專員劉由達所殺害），並聯合各界人士組織「抗日同盟」；抗日義勇軍晉冀支隊長趙輝樓趙光遠等即在束鹿起義，抗日義勇軍青年縱隊領導者段海洲，程元龍，陳子斌也在棗強起義。

一二九師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組織由李瀨玉率領的東進縱隊，一九三八年再令宋任窮指揮騎兵團，先後進入冀南平原，首先對日寇所挑起的保安隊會鬥土匪混戰陰謀進行調解，開始實現「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發動與團結各方抗日力量一致抗戰，一九三八年五月，爲配合徐州會戰，更有力地開展冀豫游擊戰爭，徐副師長向前復率主力七六九團七七一團與一一五師之六八八團和會國華支隊進到冀南，旋一二九師政治委員鄧小平與冀西游擊隊司令員楊秀峰亦先後前往冀南，領導軍事政治的建設，從此抗戰實力雄偉，聲勢大振。成縣一戰打跑了敵清水部隊，一時馳騁平原，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消滅僞軍六七萬，在卅餘縣的縣城上，重新樹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一九三八年一月，先到冀南之挺進隊孫繼先部再由冀南向津浦路挺進，得到魯西北地方黨幫助，發展爲津浦支隊，與山東堅持敵後之聊城專員范築先老先生部隊會合，協同作戰，不久任津浦支隊與會國華支隊先後橫過津浦路東，進入天津以南舊黃河以北之冀魯邊區，與當地抗日義勇軍卅一支隊會合起來，卅一支隊就是津南地方黨集合愛國志士組成，由楊靖遠同志率領，在敵人漢奸與親日派各種力量壓迫之下，進行艱苦鬭爭，直至與這兩支隊會合以後，才一起活動，他們在新海南皮甯津吳橋

一帶一連打了幾個較大的勝仗，統一戰線得以開展，才創立冀魯邊的抗戰局面。一九三八年七七紀念，就在冀魯邊中心的樂陵，慶祝了這一勝利的局面。至秋後蕭華同志入冀魯邊區統一指揮後，其局面更有進展，但一方面是我黨我軍結合愛國志士廣大民衆發展了抗日力量，實現抗戰，而同時親日派却勾結日寇漢奸，巧妙地破壞或削弱抗戰事業，這首先表現在：冀南八路軍別動大隊李任德同志被南宮專員殺害；三八年十一月敵「掃蕩」魯西北，年邁蒼蒼的抗戰老人范築先先生，也在親日派陰謀陷害之下殉國聊城，開創冀魯邊之楊靖遠同志，於三九年一月也被所謂「保安司令」的孫仲文所殺害；然而張維翰同志繼即接受范老先生未竟事業，加以整理，組成「築先縱隊」，與敵周旋於東平湖邊黃河北岸魯西北一帶。同時一二九師先遣縱隊李聚奎、鍾漢華部復進入該區，與「築先縱隊」共同堅持魯西北，而冀魯邊抗日遊擊戰爭也仍繼續堅持發展着（三九年三月後冀魯邊區及其部隊劃歸山東一一五師指揮）。

至於南面以大名，清豐，內黃，濮縣爲中心之冀魯豫三省交界地區，上面已經說過，戰前我黨即有相當力量，爆發過抗日武裝起義，當國軍南退黃河時，我黨同志即出面團結與扶持濮陽專員丁樹本，共同堅持抗日，並創造民軍第二路第四支隊，由唐哲明同志率領，向大名滑縣之敵作戰。三八年夏爲配合大武漢保衛戰，阻止敵人渡過黃河鐵橋南犯鄭州，劉師長親率陳唐旅一部三四四旅部隊，依托太行山出擊平漢路南段道清路西段，與敵人於安陽·輝縣·新鄉·修武等地同時激戰。而包括青年縱隊與一一五師之六八八團則進入臨漳·內黃·滑縣·滑縣，與當地之唐哲明第四支隊配合行動，消滅了偽軍扈會祿等部，摧毀了道清路東段，成立劉漁生游擊隊。後來組成爲黃河支隊，一九三九年二月即由冀魯豫部隊首長楊得志崔天民統一指揮，再後即成爲冀魯豫軍區。一二九師之趙基梅支隊二十一團騎兵團編入其建制。

自三七年八路軍東進，至是九個多月，輾轉血戰，先後克服不下六十縣，驅逐日寇，摧毀偽組織

，肅清土匪，安定人心，結團各種地方抗日武裝，發動人民抗日組織，在廣大平原上開闢了冀魯豫大平原抗日根據地。

隨着抗日游擊戰爭火焰的燃燒，民主運動的浪潮便在各地掀起，冀魯豫大平原凡八路軍收復的土地，當時即「還政於民」，由人民選縣長、專員，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三八年八月四日，五十幾個縣的軍政民代表齊集南宮，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選舉人民愛戴的楊秀峯宋任窮同志為正副主任，地方名流和國民黨人士劉季興·孟天堂先生等均担任重要職務，這樣便初步統一了冀魯豫大平原基本地區的行政。在合於抗戰與人民要求的進歩法令下，廣大人民的抗日組織與抗日積極性蓬勃的生長起來。

這時發動於太行山上的游擊戰爭，已經西至同蒲路與汾河，東達渤海，南抵黃河，北迄正太路滄石路，一塊華北較大的抗日根據地——晉冀魯豫邊區建立起來了。

打破敵人的「囚籠政策」

八路軍在敵後的活動，開闢了抗日根據地，成了敵人的心腹之患，為掌握華北大陸政策中的兵站基地，敵在侵略武漢以後，即放鬆正面戰場，代之以誘降政策，把作戰重點放在敵後，回援華北，陸續提出「治安肅正」「治安強化」「總力戰」，實施「囚籠政策」。

所謂「囚籠政策」，實質上原是德國的賽克特運用來絞殺殖民地的政策，與漢奸會國藩發揚保甲的政策，兩者結合的混血兒。它是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鍊，碉堡為鎖，後來輔之以封鎖溝牆，從敵佔區向我根據地構成網狀，壓縮包圍，其用意是束縛我之機動，便利他之奇襲捕捉，好用「清鄉」「蠶食」「掃蕩」三套法寶將我一鼓殲滅。

在這一戰略方針之下，晉冀魯豫邊區周圍敵兵增至十萬以上，沿平漢路·隴海路·道清路·正太

路·和同蒲路等分向兩側，向各根據地逐步修築公路據點封鎖溝，單舉冀南平原地區爲例子，則大的公路有北（平）大（名）路·南（宮）石（家莊）路·邢（台）濟（南）路·邯（鄲）濟（南）路等，尤其是德石路割裂了冀南根據地，把平原劃成井字·池字·田字·菊花諸形狀。四零年底，冀南共有公路八十三條，計長四千華里，四一年春天就增加到一百十六條·五千華里，而四二年更增加到六百條左右，全長近萬里了，此外並加深加寬原有河流（漳河·衛河·運河·滏陽河……都是一樣），構成了網，在鐵路公路兩旁挖護路溝，修補加高各舊縣城，築土圍子，挖封鎖溝，築封鎖牆，縣有縣界溝，鄉有鄉界溝；至四二年底統計，封鎖溝牆全長約兩千餘華里，在這樣密如蜘蛛網的公路河流等交通線上，敵人又修築起大據點小據點，大碉樓小碉樓，四三年達到九百二十多個，人烟稠密區域平均每四平方公里便有一個據點，（冀南人民有「日在炮樓下，夜觀砲樓燈，出門必過路，天天跑敵情」之語，亦可見敵情之嚴重）。另依據這些鐵道公路據點和封鎖溝牆連結起來的網，敵人便拼命進行「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陰謀，在政治上，他把鐵道公路據點當作統治奴役中國的枷鎖，實行保甲連坐制，維持擴張偽政權，加強特務活動，擴充偽軍，要偽軍來守據點當砲灰，要老百姓來看路當肉電桿，總之給每個中國人頭上加一副鍊鏢；在經濟上他把鐵道公路據點當作吸中國人民膏血的大血管和毛孔，開發資源，掠奪農產，傾銷毒品，推廣偽幣流通，而又封鎖根據地的經濟貿易；在文化上他把鐵道公路據點當作放毒管，強迫小學生上日語課，散發偽宣傳品，連關帝廟灶王像上也有反動標語，在鄉村中演出誘人墮落荒淫的戲劇電影，盛倡中日同文同種等等；尤其是在軍事上利用鐵路公路調動快速部隊，從分散配置「靈活進剿」「牛力子戰術」發展到「鐵壁合圍」「三角合擊」「縱放掃蕩」「反轉電擊」「剝剔掃蕩」等各種花樣，都依靠這種「囚籠」來進行，可見「囚籠政策」實爲敵人全面進攻我們的最毒辣辦法。

我們打破「囚籠政策」之破擊·反掃蕩·反蠶食·反清鄉等鬭爭，原是軍民結合，從各方面進行

一元化的鬭爭，我們在一九三八年會同時連續炮擊津浦路正太路平漢路十餘次。自一九三九年起，在山地會主動發動了顯著的平遼戰役·邯長戰役·白晉戰役·邢沙戰役·榆武戰役·臨屯戰役等諸戰役，堅決破擊敵人的交通線，使其「囚籠」計劃爲之拖遲或根本流產。其中如四一年九月的邢沙戰役，我軍以×團的主力突破平漢路外圍的敵人封鎖溝牆，直搗邢沙敵忠實走狗高逆德林部老巢，予以澈底搗毀，高逆經營數年的兵工廠，爲我付之一炬，其重要器械則被我運來根據地。又如四零年至四一年間，贊皇至臨城公路敵，半年不能向前修築，安陽長治到武安玉泉嶺南北公路，敵費時將近一年才勉強修通，邯長大道至今被破壞，臨屯公路始終未通。近則由破襲而收復榆社城，打斷武榆公路，由破襲收復沁水城，切斷曲高公路。且公路一被打斷，據點即無糧彈之接濟，不能不被迫放棄。敵之「囚籠」日日破碎，我根據地天天在擴大中。

在平原「交通鬭爭」成爲軍民結合的廣大群眾運動，敵人白天修，我們晚上破。在四零及四一年足足兩年之中，大小破襲幾乎沒有停止過，每天當太陽落下的時候，便從這個村莊，從那個村莊，走出了三五一羣的，幾十個一羣的，幾百幾千個一羣的，他們拿着鏟，錘，鉗子等等，在軍隊掩護下，出發到鐵道公路上，一面歌唱着歡呼着，一面揮動手中的鐵錘。這些破路通常是以勞動力結合戰鬥力，有組織的進行，特別是對那些大公路的破壞，打了好多次仗，流了多少軍民的汗血，如三九年初對石南路的破擊，曾有著名的寧晉大楊莊之戰；威振華北的威縣香城固殲滅戰；那是在破擊皇臨路時打的。那次消滅了三百多日軍及其所乘的汽車對於德石鐵路的破擊，是冀中冀南兩個地區的軍民互助結合以全副力量來進行的。敵於四零年六月動工興修，我們立時便發動破擊，至十一月廿五日才勉強修通。其間敵會派遣重兵掩護修築，我們今天襲擊這裏，明天破壞那裏，使敵防不勝防，疲於奔命，在世界鐵道的建立中，以里程比較，這恐怕是「費工最大」死人最多的一條路了。再如一九四一年五月大出擊，軍隊結合着一萬五千多老百姓，經過七天七夜的苦鬭，澈底平毀了敵人所自比「長城」的

自大營至冀縣的長牆。此外鐵路公路封鎖溝到處有着破襲鬪爭。一九四二年以來的經常打縣城襲據點，使敵人恐慌萬分，自稱「八路軍的巧妙戰術」與「神出鬼沒」，不能安枕。今年那裏的八路軍配合中原正面作戰，更加緊破襲與出擊，業已收復邱縣·朝城·內黃·清豐各縣城及碉堡據點二百餘個，切斷了敵人幾條輸血路脈，原根據地也在天天擴大中。

在敵後游擊戰鬪中。平原是要比山地更艱苦的，因為沒有山嶺可作依托，尤其是像冀南那樣的平原，真是一望無垠，連森林都少，只有在秋天青紗帳起時，游擊隊的活動才能找到些隱蔽。所以每年秋天平原地的戰事便比平時加倍的熱鬧。在修好公路碉堡以後，敵人便可利用交通線以快速部隊橫冲直撞，給予平原上的軍民以很大危害，於是在破路同時便開展了挖道溝的運動。道溝有一定的標準與尺度，剛好能通大車，且有叉車處，挖出的泥土就堆砌在旁，加高到一人高，這村與那村銜接，裏面四通八達，這樣老百姓一出面，就可趕着大車進入深溝；八路軍和游擊隊可以在道溝裏隱蔽運動，並以道溝為掩體向敵人猛撲，因而敵人的快速部隊無論騎兵也好，火車裝甲車隊也好，都失去了作用。飛機偵察不到我們，機關槍要射擊的話，因為道溝彎曲，徒然浪費子彈，常常敵人在地面上搜索，我們在這溝裏行軍，敵人還未發現我們，我們却已給以冷不防的襲擊，待到敵人要擺開陣勢作戰時，他的對手已不知去向。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零年三年中，冀南挖成這樣道溝卅五萬多里。自一九四一年到現在，則普通由道溝轉入地道建設，更便於襲擊敵人，隱蔽自己，這是一個偉大的創造，它改變了平原地形。平原沒有山，但有，有血有肉的中國人，我們依靠着大山，困陷了敵人。

敵人建設交通的根本目的，是在企圖依據鐵道公路據點為基地「掃蕩」和消滅八路軍，故「囚籠」愈密，「掃蕩」愈繁，晉冀魯豫的戰爭便空前的緊張起來了。一九三九，一九四零兩年，敵人對根據地大規模的進攻和「掃蕩」達十次；一九四一與一九四二兩年，大規模「掃蕩」達十九次，小規模的五百多次，而邊地襲擊騷擾還不在內。其中最嚴重的，如一九三九年對晉東南的大圍攻，動用兵力

在五萬之譜；一九三九年春，冬對冀南連續進行兩次大合擊，盡佔平原所有城市。在平原上釘了許多梅花樁，成爲敵我插花的形勢，鹿鍾麟先生即於三九年春日寇的合擊中，被迫離開南宮，西奔太行，百團大戰後及一九四一年秋，敵對太行太岳的「毀滅掃蕩」，從一九四一年六月至八月對魯西之三個月長期「掃蕩」，十一月對魯西冀南的長期「掃蕩」，一九四二年「四二九」與「六一二」對冀南的「鐵壁合圍」，與五月對太行的「鐵壁合圍」「抉剔清剿」。這最後一次，敵出動六萬人，在敵酋岡村甯次親自指揮下，以陸空配合向我作大規模「合擊」，我們八路軍總部副參謀長左權同志就在這次殉國了。但所有這些「掃蕩」都被我一二九師健兒一一所粉碎，根據地即在反「掃蕩」和交通鬪爭的勝利聲中一天天鞏固起來，且日益擴展。只有蓄意污蔑共產黨八路军的人，才會說「八路军在三九年以後根本未作戰」。

回敵後抗日民主的軍民「收復失地」

國民黨當局是曾經把華北山河人民棄如敝屣的，但當八路军深入敵後，結合人民抗戰，以熱血頭顱從敵人手中解放出祖國領土，辛勤締造起抗日民主根據地，並正在和敵人作艱苦鬪爭的時候，他們在「反共第一」方針下，却口口聲聲嚷着要向八路军與人民「收復失地」了。他們着着壓迫，硬要八路军退過正太路滄石路以北，並集結大軍約二十六個師，以中條山爲基地，令非嫡系作先鋒，以自己嫡系本隊壓陣脚，由南而北，向我軍推進，以與日寇由北而南的「掃蕩」相配合，形成南北夾擊之勢，而日寇這時遂也改變策略，取消「剿共滅黨」的口號，改爲單一的滅共，乃至讓開反共道路，成立偽縣公署，保甲，以配合反共頑固派的進攻，雙方可謂心照手應。

一九三八年秋，鹿鍾麟先生奉國民黨當局命令，前來華北，成立冀察戰區，設立河北省府。當時八路军會竭誠歡迎，期能精誠團結共同堅持敵後。不意隨鹿氏而來者，有一大批國民黨反共特務，下

馬伊始，即挾持鹿氏，以省府名義下令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除強化原有之張蔭梧、侯如墉、趙雲祥、丁樹本等部對我磨擦外，還由山東調石友三、高樹勛等軍突入冀南，由中條山黃河邊調朱懷冰、龐炳勛等軍以「十字軍」作先行挺進太行，加強壓力，從根據地腹部搗亂破壞，一心一意企圖顛覆抗日民主政權，破壞抗日社會秩序，本來，張、侯、石等輩當其尚依托於八路軍時，即已偷偷摸摸的進行了破壞勾當，至此則更明目張胆，橫行無忌，無惡不作。他們襲擊八路軍，暗殺八路軍人員，活埋抗日軍民家屬，他們演出「雙包案」，包圍抗日縣府，趕跑民選縣長，剝奪敵後人民抗日民主權利，毒打殺害人民自己的村長，而他們則各自爭委縣長、區長，以至有一個縣內同時有五個縣長存在，人民無所適從。他們解散民衆抗日團體，摧毀民衆抗日組織，捕殺民衆領袖與愛國青年，誣爲「共匪」「奸黨」，他們敲詐勒索人民，姦淫擄掠婦女，稍一不遂鞭撻立至，竟有全家被逼上吊自殺者，民怨沸騰，群情憤慨，紛紛向抗日民主政府控訴，案如山積。而日寇漢奸聞訊，則彈冠相慶，在北平大開慶祝會。

至於反共頑固份子之與日寇勾勾搭搭，互通款曲，更是彰彰在人耳目，張蔭梧之「曲線救國論」，洋洋盈耳，公然獎勵叛逆柴恩波，此種行爲並深得某當局之讚許；石友三與敵南宮特務機關有舊，其弟石友信代表往平津領取日寇意旨；侯如墉部掛着「皇協軍」肩章，在石家莊招搖過市，出入如同家門；龐炳勛與平漢路僞軍高德林張英武部保持密切關係，供給高逆餉彈，支持其向太行冀南蠶食，並令堅決爲敵服務，以爲「將來之計」；而每逢日寇「掃蕩」根據地，石（友三）張（蔭梧）侯（如墉）孫（良誠）諸部則大肆蠢動，配合日寇乘火打劫。

但八路軍以國家民族爲重，爲了顧全大局，不惜委屈求全，一再忍讓，十八集團軍總部會不斷電請制止反共磨擦，彭副總司令會親往冀南訪鹿鍾麟，商請團結敵後軍民抗戰，劉師長則一再親赴朱懷冰部協商，他向朱懷冰說：「我們已經退避三舍了，實再無地可讓，你們總得讓我們抗日有地，八路